

唐代官亭的建制及其書寫

曹 淑 娟 *

提 要

唐人今存系列「亭記」，其中多數記載謫遷官吏於任職地修亭的經過與成效，他們往往於荒棄之地發現勝景，施以簡單有效的整治工程，成就一處大小規模不一的遊賞空間。為方便討論，筆者統稱這些建築及其所形成的空間曰「官亭」。立亭者選址自由，不必與郡齋官舍相連屬，規劃形態亦多元，或為單一建築，或者形成建築群。官亭建成，往往開放向同僚、賓朋乃至當地百姓，成為公共性景區。筆者認為它們是州府邑郊風景園林的早期形態，投映著唐代文士遊宦歷程的心境和與民同樂的儒家理想。

本文由「官亭」的角度檢視這批唐人「亭記」文獻，排除少數私人園亭的書寫，聚焦觀察官員如何從蓁莽中修造官亭，修造的行動與其仕宦履歷的關聯，以及普遍由他人書寫記文的意義，是以展開三個單元的討論：一、何以是亭：官亭之建制與功能；二、何人立亭：修造行動與仕宦履歷能力；三、誰來書寫：書寫者的位置與手法。

關鍵詞：官亭、亭記、唐代、公共性、邑郊風景園林

本文於 108.03.04 收稿，108.09.05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912_(67).0002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Official Pavilion in the Tang Dynasty

Tsao, Shu-Chuan*

Abstract

By reading the poems and prose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finds lots of narratives and lyricism of “ting” (pavilion) which were built by the local officers. “Ting” mostly were located at the uncivilized territory. Some were built only on small scale, and some were expanded. The public pavilion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literati’s private gardens. We can call them “guanting” (official pavilion). They were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suburban landscape gardens, projecting the Confucian ideal that joys shared with the people.

In view of public garden,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terpret the literature of “official pavilion”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s of the “official pavilion.” Secondly, 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introduce the activities of constructing “ting”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i’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ing’s establishment. Thirdly,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the writers will be analyzed. This articl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gard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Guanting, Prose of ting, Tang dynasty, Public,
Suburban landscape garde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唐代官亭的建制及其書寫^{*}

曹 淑 娟

一、前 言

唐王朝承隋之後，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和動亂，社會經濟發展迅速，與其他民族文化交流頻繁，開創了歷史上一個意氣風發的全盛時代。在中國園林的發展史上，唐代也居於重要的轉折階段，帝王苑囿、宗教園林、文士園林都有承先啟後的表現，許多園林學者已展開豐富的論述。¹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計畫（計畫編號 MOST 105-2410-H-002-209-MY2）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長期補助研究，以及審查先生之修訂意見，謹申謝忱。

- ¹ 中國園林史的發展請參見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王鐸：《中國古代苑囿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汪菊淵：《中國古代園林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2年）等書。唐代園林之發展與文人詩文書寫的整體觀察，可參見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唐人個別園林的特質與意義可參見（美）楊曉山著，文韜譯：《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侯迺慧：〈物境、藝境、道境——白居易履道園水景的多重造境美學〉，《清華學報》新41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45-175；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第94期（2009年2月），頁73-101；〈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臺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15年3月），頁39-84。此外，蕭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

在文士園林方面，基本上繼承六朝的莊園制度而來，但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推行，帶動社會階層的流動，結合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發展，園林的觀念與實作又有多元的新創轉折。尤其唐人愛好文學，參與園林興造居遊的活動每每有所撰述，至今仍有大量詩文傳世，這些文學作品正能提供後來者觀察其主體經驗和感受的窗口。如王維在宋之問之後買下輞川別業，其游止所及之景區多具經濟生產效益，但王維同時以輞川作為他學佛習靜的道場，通過詩文記錄下主體心靈與空間景物相逢觸動的體悟。杜甫在一歲四行役之後來到成都，在親友資助下，於城郊低地浣花溪畔築草堂三間，從無到有，建設起一處重整倫理關係的據點，其詩風與內容遂也一改〈同谷七歌〉的鬱困，開拓出草堂時期間潤從容的新貌。又如白居易晚年買下洛陽履道里楊憑舊宅，將歷來所得的友人餽贈安置其中，華亭鶴、白蓮花、青板舫、太湖石等由身外長物變身為園林中的關鍵物，在北方的城市裏仿擬江南境，而有大量詩文詠寫造園手法、效果，以及自己「中隱」其間的心得。文人們人世歷鍊的經驗、山水審美的能力進入園林，結合水石整治、草木植栽等手法，賦與空間日漸鮮明的主體性意涵，同時伴隨日常生活居遊活動而有大量詩文書寫，逐漸發展出文人園林及書寫的新貌，對於後代園林發展影響深遠。²

唐代文人園林的主要典型表現在輞川別業、浣花草堂、履道池亭、平泉山莊、集賢園等私人宅園，此外，相似的治園理念與手法也表現在公共空間，如白居易之言：「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

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觀察自南朝謝靈運迄中唐白居易等文人之山水書寫，其中剖析文人與山水、水石、園林景象審美關係，亦勾勒出山水審美發展脈絡。

- ² 周維權視隋唐為園林的全盛期，即設有「文人園林的萌芽」一節，今日學界或接受或暗合，「文人園林」一詞已普遍用以指稱唐時以來文士主導的園林型態，它可以兼涵文化情懷、藝術手法與文學創作等義，確能對照出與六朝「貴族莊園」的差異。由「貴族莊園」走向「文人園林」自然非一夕突變，謝靈運、陶淵明、鮑照、謝朓、何遜等六朝文人在覽景視角、抒懷語言、物我關係等方向的新拓，都預示了轉折的進行。見氏著：《中國古典園林史》。

土為台，聚拳石為山，環鬥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³ 仕宦期間處理政務所在之「郡（縣）齋」，以及大多即設於郡齋中的居家空間「官舍（公居）」，雖是短期居留之所，往往也藉由簡單的植栽、理水等工事，改善景觀，以安身心，並半開放給賓客遊人，是以有大量郡齋、官舍休閒遊賞的詩文題詠。部分文士也本其對山水風景的鑒賞能力，善用遊宦的機緣與官吏的職權，進行地方風景的開發與改善，如白居易出守忠州時整治東坡園，出守杭州時疏浚西湖，都開發出當地的美麗勝景，成為州官與民同樂的公共園林。

有關中國傳統公共園林的研究，可以侯迺慧、王鐸二位學者為代表，侯氏指出六朝興盛的寺院園林已是公園的正式誕生，在唐宋時期公園迅速發展，《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⁴一書分章論述「樂遊園遊春與政權盛衰」、「著名湖山公園與遊樂文化」、「地方政府公園與治政績效」、「書院園林與理學文化」四種公園型態。其中「湖山公園」專論西湖一地，「地方政府公園」討論郡齋及官舍，皆與文士遊宦經歷有關，唐代部分主要引據材料為《全唐詩》，彙整歸納工夫紮實詳細，反映出唐人詩詠中對公園的審美視野。

王氏十分關注唐宋州府公共園林，《中國古代苑園與文化》⁵一書設有專章討論「儒文化與邑郊風景園林和村落園林」，指出邑郊園林與村落園林二者覆蓋最多的人群，而自古以來儒家「與民同樂」思想是背後支撐它們的基石。書中分就「皇朝與庶民共享的京師邑郊園林」、「州官『與民同樂』的州府邑郊風景園林」、「儒家士文化與村落園林」三者舉出具體案例。其中州府邑郊風景園林從唐代白居易開發忠州東坡園及杭州西湖談起，重心則在宋元以降對杭州西湖、滁州豐山、琅琊山等大型遊賞空間的建設過程。在村落園林方面，則結合山水地理環境、經濟基礎和社會文化，呈現案例鮮明的個別特質，討論十分精彩。

³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草堂記〉，《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43，頁2737。

⁴ 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⁵ 王鐸：《中國古代苑園與文化》。

二位學者處理到唐代公共園林時，都留意到唐代詩歌作為文獻材料的重要性，可惜較少及於記、序、銘、賦等文類，因而未論及本文所要討論的一批既有別於大型湖山公園、也未必附屬於郡齋及官舍的公共性園亭建設。⁶

筆者近年閱讀《全唐文》、《文苑英華》等文獻，深覺其中仍有許多材料可再作開發，如唐人今存四十餘篇「亭記」，其中僅少數篇章記私人園亭，⁷其餘多數皆記載謫遷官吏於任職地修亭的經過與成效，他們往往於荒棄之地發現勝景，施以簡單有效的整治工程，成就一處大小規模不一的遊賞空間。其興造行動和書寫充滿值得探索的意味，為方便討論，筆者統稱這群建築及其所形成的空間曰「官亭」。立亭者選址自由，不必與郡齋官舍相連屬，規劃形態多元，或為單一建築，或者形成建築群。官亭建成，往往開放向同僚、賓朋乃至當地居民，成為公共性景區。寬泛而言，其性質可涵括於王鐸所謂「州官『與民同樂』的州府邑郊風景園林」，可視為邑郊風景園林的前身或微型，⁸投映著唐代文士遊宦歷程的心境和與民同樂的儒家理想。唯多數工程簡易、規模小巧，發展出公共性覽景空間，若無後人持續維護，極其容易在時間的淘洗之下衰朽頹敗，化為瓦礫之場，只有各篇「亭記」以文字提供它們曾經存在的見證。

⁶ 汪菊淵談隋唐五代時期園林，曾留意到「原為荒野叢翳，或有水石相勝而未發現，經整理開發，乃作亭賜以嘉名，勝概自成。唐人有許多講述怎樣開闢置亭以成勝境的『亭記』」，隨後節錄元結〈寒亭記〉、柳宗元〈零陵三亭記〉、〈永州萬石亭記〉、〈柳州東亭記〉，說明「棄地變成優美的自然園林」。汪氏雖未展開論述，實已留意到這批亭記材料的意義有待開發。見氏著：《中國古代園林史》，頁 171-172。

⁷ 唐人私家園林命名風氣未盛，如王維輞川別業、杜甫浣花草堂、白居易廬山草堂、履道園池，並未刻意命名，多依原有地名稱呼，亦未統稱為園林，他如林園、別業、別墅、草堂、林亭、林園、山莊、山池、山林、山居、幽居……等稱謂十分多元，正反映唐代園林處於朝向多元探索發展的階段，充滿了各種可能性。請參見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頁 30-35。「亭」既為私家園林使用稱謂之一，是以少數亭記未言及空間之公共性，如獨孤及〈盧郎中潯陽竹亭記〉、權德輿〈許氏吳興溪亭記〉、皮日休〈通元子棲賓亭記〉等，可能屬私園，則不納入本文討論之中。

⁸ 王鐸於討論桂林邑郊風景園林時，即引述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分析裴行立開發訾家洲的貢獻，之後「訾洲煙雨」被定為桂林八景之一，即肯定了訾家洲作為邑郊風景園林的性質。見氏著：《中國古代苑園與文化》，頁 287-288。

部分學者留意到唐宋建築修造記中豐富的訊息，柯慶明有〈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將亭與臺、樓、閣並觀，通貫由六朝到唐宋的詩、賦、記、序等體類文本進行綜合論述，探討其中的遊觀美學及其發展的生命省察，闡析細膩，極具感發力。⁹ 其後許銘全〈「變」「正」之間——試論韓愈到歐陽修亭臺樓閣記之體式規律與美感歸趨〉、¹⁰ 黃麗月〈從篇章結構看北宋亭臺樓閣諸記「以賦為文」的現象〉、¹¹ 〈「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以北宋亭臺樓閣諸記為例〉、¹² 蓋琦紓〈蘇門文人私人建物之美學意涵〉¹³ 等文皆受其影響，兼論亭臺樓閣等建物之記文，並皆以北宋名家之記為主，所及唐人亭記，只有韓愈〈燕喜亭記〉而已。近年喜見徐靜莊〈唐代亭記文學的正統與新變〉¹⁴ 一文，專門以唐代亭記為探討對象，先統計《全唐文》中亭臺樓閣之序、賦、記收錄情形，提出具體數量之比較分析，而後援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中的「家屋」概念，¹⁵ 說解「亭」具有「家屋」的性質，並簡述亭記書寫常例和四篇託志興奇的書寫新變。是文為唐人亭記研究提供良好的參考價值，唯家屋概念的運用或可再議。

⁹ 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臺大中文學報》第11期（1999年5月），頁127-184。

¹⁰ 許銘全：〈「變」「正」之間——試論韓愈到歐陽修亭臺樓閣記之體式規律與美感歸趨〉，《中國文學研究》第19期（2004年12月），頁25-65。

¹¹ 黃麗月：〈從篇章結構看北宋亭臺樓閣諸記「以賦為文」的現象〉，《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1期（2005年12月），頁231-277。

¹² 黃麗月：〈「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以北宋亭臺樓閣諸記為例〉，《花蓮教育大學學報》綜合類第21期（2005年12月），頁37-61。

¹³ 蓋琦紓：〈蘇門文人私人建物之美學意涵〉，《漢學研究》總第48期（2006年6月），頁209-233。

¹⁴ 徐靜莊：〈唐代亭記文學的正統與新變〉，《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18期（2015年7月），頁45-71。

¹⁵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公司，2003年），第八章〈私密的浩瀚感〉，頁278-310。

筆者的關懷稍異於前述諸文，將由「官亭」的角度檢視這批唐人「亭記」文獻，排除私人園亭的書寫，聚焦觀察官員如何從綦綦中創建或重修官亭，修造的行動與其仕宦履歷的關聯，以及普遍由他人書寫記文的意義，是以下文展開三個單元的討論：一、何以是亭：官亭之建制與功能；二、何人立亭：修造行動與仕宦履歷能力；三、誰來書寫：書寫者的位置與手法。

二、何以是亭：官亭之建制與功能

（一）公共建設園亭化

六朝文人走向山水，發現山水，擁有轉化身心、與自然合一的體驗，參與一種新自然觀的創造。王羲之修禊蘭亭，陶淵明歸返園田，謝靈運棲遲始寧、出遊永嘉，其中包括私人莊園、公共園林與自然山水，主體心靈與所在景物、情境之對應，各有獨到之會心與書寫，並對唐人之山水、田園情懷產生影響。其中王羲之蘭亭修禊，特別展現親友群體同遊之樂，所遊蘭亭即具官亭性質。《水經注》載：

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¹⁶

不論蘭亭的規模與形制如何，它提供了辨識一區景觀空間的焦點，王羲之所述

¹⁶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卷40，頁10a。《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指出：「右軍序稱會稽山陰之蘭亭，亦若云山陰之某里某鋪爾」，「後人遂以蘭亭為右軍游晏之亭榭者，然非其本矣。」（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04，頁971。筆者推測蘭亭得名可能沿自漢魏亭制之行政區劃，其地山川映疊，已成文士遊觀之所，必經人為的整治建設，而有可流觴之曲水與宴集之樓臺。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其仰觀俯察，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的遊賞空間極為遼寬，包括自然的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也包括人為整治過的蘭亭建設與流觴曲水，乃是以蘭亭為中心據點所輻射而出的沒有邊界的空間，所以建物本身的規模與形制如何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它提供作為欣賞山水依憑所在及具有往外擴展穿透的性質。

蘭亭提供了一個優秀典範，唐人公共山水間往往也有亭的建設，提供審美的功能，如元和年間在宣城的軍營興造工程，宣城東南有響山，山南俯臨宛溪與青溪二水交會，激流穿石，如擊洪鐘，遂名響潭，水南有一片平夷博敞的曠野地。元和二年（807），宣歙池觀察史襄陽郡王路應訪得此地，將原在郡城北郊的軍營南遷，重修武備，主要工程包括新營、新堂、新橋、新亭之建設，營署為主體建築，堂為宴飲之所，造橋跨河以聯絡交通，另有二座新亭建於響山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據權德輿（759-818）〈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云：

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弇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顓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茲近郊。¹⁷

¹⁷ 唐·權德輿：〈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收入清·董誥等編：《欽定全唐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494，頁8b-10a。下文簡稱《全唐文》。引文參酌郭廣偉校點：《權德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85-486。唯文末「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郭廣偉校作「使實錄於右」，然據清·李振庸、韓玟、鄧廷楨《（道光）安徽通志》（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清道光年間刊本數位影像）〈輿地志·古蹟〉記載：「響山亭在府城東南二里，唐刺史路應跨潭為梁，建兩亭於東西崖，……權德輿為記鏤崖石。」卷32，頁11b；清·何治基等撰：《（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影印清光緒三年重修本）同之，卷46，頁7a，總頁492。是以本文仍採《全唐文》作「使實錄於石」。

軍營安置將士「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二亭「華軒峻宇」，「廣廈疏寮」，似為具有內部空間的屋舍建制，¹⁸ 同時據有優勝地勢，可收山水清氣好景，強調了眺覽審美的功能。

另如貞元朝洛陽水利工程失修，水旱為患，先後二任長官接續新修漕河石斗門。貞元四年（788）四月工事既成，山水之美亦得以豁然開朗，於是增設新亭：

觀厥成績，即得洗心遠目之所盡，一覽四時之美。乃授中制，創為此亭。有若嵩高二室，萬安闕塞，實簷前之山；清路麗都，類夫河漢，實砌下之池。春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同歸於勝，實座中之器；修橋曳虹，左右扶翼，層樓飛鳳，前後擁抱，實四楹之飾。而顥氣清風，徘徊旦暮。若有所為，凝為清陰。不唯待羊公之登眺、李膺之臨泛，使忘機倦俗之客，得人人而私之。¹⁹

石斗門新修之後，視野開闊，遂又創制新亭，開放市民可以縱覽山川都會之美景。穆員（生卒年不詳）身為幕僚，先後作〈新修漕河石斗門記〉、〈新修漕河石斗門亭記〉記其事，稱許二位長官「心為事源，政得於靜」，而新亭之創，有助於清靜之理的護持。

上文之新亭在整體建設工程中都不是主體建築，但卻有點睛的作用，是以權德輿標題以「新亭新營」並舉，而穆員則為石斗門與石斗門亭分別撰記，並皆刊刻於石陰，它們反映了唐代公共建設風景化，甚至園亭化的現象。在公共工程建設中，亭的設立成為被標示的要角之一，無論其體量有大小差異，形制有方圓開合變化，它們具有相通的審美原則。「碧山亘目，清流在下」，「春

¹⁸ 權德輿以「華軒峻宇」，「廣廈疏寮」描述二亭，軒、宇、廈、寮都指向具有內部空間的屋舍建制，前者強調其結合響山勝勢之高度，後者言其空間寬廣透氣，可以迎納日光山氣。張衡〈西京賦〉云：「交綺豁以疏寮」，左思〈魏都賦〉云：「皦日籠光于綺寮」，以疏寮、綺寮取其豁明疏朗之意。筆者推測雙亭仍屬傳統公署性質，提供相關官員居停，同時已留意審美眺覽功能。

¹⁹ 唐·穆員：〈新修漕河石斗門亭記〉，《全唐文》，卷 783，10b-11b。

流夏雲，露風霜月，殊狀異態，同歸於勝」等描繪，都指出了亭作為停駐盤桓的據點，既可以眺覽遠近上下的空間景象，也延長了觀賞的時間，在時空雙向上豁顯耳目感官與自然山水之應接經驗。

（二）「亭」之行政公署身分變化

《說文解字》云：「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段玉裁注云：

亭定疊韵。周禮：「三十里有宿。」鄭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百官公卿表曰：「縣道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後漢志曰：「亭有長以禁盜賊。」風俗通曰：「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釋名曰：「亭、停也。人所停集。」按：云民所安定者，謂居民於是備盜賊，行旅於是止宿也。²⁰

亭之本義為古代設於路旁供旅客停宿之公房，形制有樓。秦漢時期為具有行政級別的官署，設有亭長，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設有居舍，於是兼有「居民於是備盜賊、行旅於是止宿」的雙重安定之意。漢代如《漢書》〈趙充國傳〉所記「分屯要害，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²¹列亭修繕，成為地方長官重要政務之一。〈薛宣傳〉載薛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²²薛惠不修郵亭橋樑成為父親知其不能為吏的端倪。故知秦漢之「亭」，以備盜賊、宿行旅為功能，以樓、室、館舍等為形制。

魏晉以後，「亭」之官署職能逐漸消亡，²³至隋唐而廢。唐之「亭長」已

²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卷5篇下，頁25b，總頁227。

²¹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趙充國傳〉，卷69，頁2986。

²² 同前註，〈薛宣傳〉，卷83，頁3397。

²³ 戴衛紅指出具有治安職能的亭及亭長在東晉時期便已消失，見氏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亭制的變化〉，《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2期，頁89-102。

成為中央官署中低層階級之事務員，於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等部門都事、主事下設亭長，掌門戶啟閉之禁令諸事，已非鄉官之名。²⁴ 舊制「亭」之功能部分保留，主要負擔通信、接待、運輸等任務，而以「驛」、「館」為主要稱謂。唐代驛館網絡繁密，道三十里設一驛，幾遍天下。高適〈陳留郡上源新驛記〉描述唐代的驛館設置制度：

皇唐之興，盛於古制。自京師四極，經啟十道。道列以亭，亭實以駟。而亭惟三十里，駟有上、中、下。豐屋美食，供億是為。人跡所窮，帝命流洽。用之遠者，莫若于斯矣。²⁵

杜佑《通典》亦云：「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²⁶ 至德為肅宗年號，可見雖經安史之亂，仍維護相當繁密的驛館網絡。

唐人詩文中言及這些提供通信、接待、運輸等任務的處所，多稱「驛」、「驛樓」、「館」、「客舍」、「驛亭」，已不再以「亭」為通稱。今存相關記文如高適〈陳留郡上源新驛記〉（《全唐文》卷 357）、獨孤及《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全唐文》卷 389）、李勉〈滑州新驛記〉（《全唐文》卷 437）、杜甫〈唐興縣客館記〉（《全唐文》卷 360）、劉禹錫〈管城新驛記〉（《全唐文》卷 606）、〈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全唐文》卷 606）、崔祐甫《滑亭新驛碑陰記》（《全唐文》卷 409）、陳鴻〈廬州同食館記〉（《全唐文》卷 612）、孫樵〈書褒城驛壁〉（《全唐文》卷 794）、鄭就〈宋州重修五驛記〉

²⁴ 參見五代·劉昫著：《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卷 43-44，「職官二」、「職官三」，於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等皆設有「亭長」之低階職官。

²⁵ 《全唐文》，卷 357，18a-19b。並見唐·高適著，劉開揚箋注：《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387。

²⁶ 唐·杜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職官十五·鄉官」，卷 33，頁 26b。

（《全唐文》卷 820）等，所載驛館或為新建，或者就舊驛所在進行重建翻新，主要都強調驛館接待賓客的實用功能，茲舉陳鴻〈廬州同食館記〉為例：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樑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枅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閑。陶瓦於原，伐木於山。磨舊礎，築新墉。乃豐賓堂，乃峨前軒。怒桷蚪蚪，層櫺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楹間容賓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為寢食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復廊直澍，又西開下閣作饗舍，廡屋宏大。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晏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²⁷

文中從舊館頹敗、郡守重修談起，整體建設以人造建築群為主，豐賓堂，峨前軒，「中回洞深，高簷騰掀」，寫其規模宏大。「階間容揖讓，楹間容賓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寫其內部格局寬廣，規劃得宜。以下寫附屬建設、環境整治，置亭、導水、植栽，為風月宴遊地，則簡筆帶過。終歸結於合肥水陸交會，是館修成，正可以提供各種賓客安置之所。以質樸的手法實寫物質建設格局，以展現驛館的實用功能為重心，藉以呈現官長對於地方的了解與貢獻，成為驛記／館記普遍的書寫模式。

若從詩歌觀察，文人書寫行遊過程中寄寓驛館的個人情懷，或者如李群玉〈廣江驛餞筵留別〉：「別筵欲盡秋，一醉海西樓。夜雨寒潮水，孤燈萬里舟。」²⁸驛站作為餞行別離之地，宴席結束，即是萬里行程的開始。或者如宋之問〈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

²⁷ 《全唐文》，卷 612，頁 3b-4a。

²⁸ 清·彭定求等編：《欽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569，頁 6589。下文簡稱《全唐詩》。

斷處，日夜柳條新。」²⁹ 謫遷過程中暫寓驛館，抒發遭遇挫折的政治傷懷。或者如李德裕〈盤陀嶺驛樓〉：「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便上層樓望故關。」³⁰ 暮年遠謫南荒，千里外登臨山驛，省思心期終將落空，更上層樓向北方故園預作訣別。或者如劉長卿〈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淚盡江樓北望歸，田園已陷百重圍。平蕪萬里無人去，落日千山空鳥飛。」³¹ 韓偓〈驛樓〉：「流雲溶溶水悠悠，故鄉千里空迴頭。三更猶憑闌干月，淚滿關山孤驛樓。」³² 在個人仕途失意寂寥之外，更結合時代亂離、田園荒落的感受，劉長卿經歷安史之亂，韓偓則身歷唐末李茂貞、朱全忠之藩鎮鬥爭與弑帝奪權的變局，驛站原有的行旅往來與交通秩序已失，隱然訴說著家國局勢的衰微。這些書寫基本上多是扣緊驛站作為行旅交通和暫時停駐的場所特質進行抒懷，驛多有樓，宜於登高遠眺，回顧前塵，瞻望來路，驛樓作為驛站最醒目的建築，也成為驛站書寫中最頻繁出現的處所詞彙。³³

相較之下，「亭」在「驛亭」之外有了更多元豐富的詞彙組合和指謂，其中多指向具有審美性質的建築及其所形構的空間，如「林亭」、「園亭」、「亭子」、「水亭」、「山亭」。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正月符嘉節，三春玩物華。忘懷寄尊酒，陶性狎山家。柳翠含煙葉，梅芳帶雪花。光陰不相借，遲遲落景斜。」題下自註：「是宴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為韻，陳子昂為之序」，³⁴ 乃於私人園林中舉行宴會，主人詩作即以春日物華景象之美為主要內容，所邀集之賓客有王暢、崔知賢、韓仲宣、周彥昭、高球、弓嗣初、高瑾、

²⁹ 同前註，卷 52，頁 640。

³⁰ 同前註，卷 475，頁 5416。

³¹ 同前註，卷 151，頁 1573。

³² 同前註，卷 682，頁 7828。

³³ 《全唐詩》中「驛樓」一詞出現 53 次，「郵亭」出現 24 次，「驛亭」出現 18 次，「候館」出現 17 次，此運用陳郁夫先生撰作「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之《全唐詩》資料庫檢索而得。網址如下：<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6 日。

³⁴ 《全唐詩》，卷 72，頁 784。

王茂時、徐皓、長孫正隱、高紹、郎餘令、陳嘉言、周彥暉、高嶠、劉友賢、周思鈞、陳子昂、張錫、解琬，以〈晦日宴高氏林亭〉為題唱和，詩作俱存，莫不雙寫園景和盛宴。³⁵ 另如王維有〈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蓋與王縉、盧象、裴迪聯袂造訪崔興宗，崔氏隱居終南山，所居環境「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窮巷空林常閉關，悠然獨臥對前山」，³⁶ 風格與高氏園林之華美盛麗迥異，皆不妨統稱為「林亭」。張九齡〈林亭詠〉：「穿築非求麗，幽閒欲寄情。偶懷因壤石，真意在蓬瀛。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從茲果蕭散，無事亦無營。」³⁷ 也很早地勾勒出自己的理想園林。

「山亭」、「水亭」具有描述地勢環境的功能，也是唐人常見的用詞，其所指涉的對象部分可能為位於山道或水道邊的驛亭，如岑參〈六月三十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韓翃〈東城水亭宴李侍御副使〉，餞行之水亭應即是行客啟程的水驛。³⁸ 但更多已泛指一般或公設或私有的園林，而與「園亭」、「亭子」同用。如寧王山亭、太平公主山亭、岐王山亭為皇家貴族園林，高適〈漣上題樊氏水亭〉、³⁹ 李白〈遊謝氏山亭〉、⁴⁰ 杜甫〈過南鄰朱山人水亭〉、⁴¹ 白居易〈宿寶使君莊水亭〉、⁴² 牟融〈題孫君山亭〉、⁴³ 賈島〈題興化園亭〉⁴⁴ 等「亭」指向私人園林，園主或仍仕宦，或已致仕，或為布衣。另有些則指公共官署園林，如韋應物出任滁州刺史，留意整理郡齋，從山中移植海榴、杉樹

³⁵ 諸人詩作見《全唐詩》，卷 56，頁 685；卷 72，頁 784、786、794；卷 84，頁 911；卷 105，頁 1103。

³⁶ 「綠樹」聯為王維詩句，「窮巷」聯為崔興宗詩句，諸人詩作見《全唐詩》，卷 122，頁 1221；卷 128，頁 1307；卷 129，頁 1311、1315、1316。

³⁷ 同前註，卷 48，頁 584。

³⁸ 同前註，卷 201，頁 2099；卷 244，頁 2745。

³⁹ 同前註，卷 212，頁 2207。

⁴⁰ 同前註，卷 179，頁 1827。

⁴¹ 同前註，卷 226，頁 2435。

⁴² 同前註，卷 448，頁 5045。

⁴³ 同前註，卷 467，頁 5308。

⁴⁴ 同前註，卷 574，頁 6692。

等植物來加強郡齋園林性質，〈園亭覽物〉詩云：「積雨時物變，夏綠滿園新。殘花已落實，高筍半成筠。守此幽棲地，自是忘機人。」⁴⁵ 行政衙署的園林化，可以提供遠謫的官員風景審美、體物審時、安撫身心的功能。白居易〈重修府西水亭院〉也是官署園林，白居易擔任河南尹時在官府公有地進行水石的整治：「因下疏為沼，隨高築作臺。龍門分水入，金谷取花栽。繞岸行初匝，憑軒立未迴。園西有池位，留與後人開。」⁴⁶ 配合地勢高低疏沼築臺，分水栽花，水亭院的內容是由水、石、花木與建築等材料彼此聯結映帶組織而成，這是白居易自少至老的習性，無論公私土地都可以是園林實踐的場所。

經由上文的疏理，可見唐人心目中「亭」的性質，一方面沿承秦漢舊制之餘而有所調整，取消了亭長治安的行政職能，而保留了設宴飲餞、行旅止宿的功能和稱謂；另一方面結合著對風景審美的追求，園林風氣日益興盛中，亭也用以指稱無論貴族、官吏、平民所造的園林建築及其所在的園林整體空間。所以亭記中有少數重修增建驛亭，也有幾篇私人園亭，更多的則是謫遷官吏在所轄地開發勝景建立官亭，可以說是舊制官亭結合園林風氣在唐代的華麗轉身。

（三）襲古增妙的形制與功能

唐時「亭」之職司功能有所演變，在建築形制上也有新的開展，當代文人已然有所察覺，如歐陽詹（755-800）意識到了「亭」的特殊性，將它和其他建築區辨對立，進行比較討論，並且指出在他的觀察中，亭已成為時人建設賞景空間之優先選擇：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台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

⁴⁵ 同前註，卷 192，頁 1976。

⁴⁶ 同前註，卷 451，頁 5102。

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之於勝境。⁴⁷

歐陽詹與韓愈為同科進士，〈二公亭記〉署於德宗貞元九年（793），反映中唐前期已有的思考與風尚。文中展開對於人工建築物的名相分辨與工事繁簡比較，樓則重構，觀亦再成，臺煩版築，榭加欄檻，亭則體量輕小，構作容易，無樓觀之糜費，亦少於臺榭之材力，卻能有暢耳目、達神氣之效用。以其「事約而用博」，在當時已成為流行的建築，亦因體量輕便，容易與周圍環境配合，故往往「選之於勝境」，構成和諧的景象關係。歐陽詹的觀察中，「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是前有所承而又有所新創的「近代」流行建築。

六朝園林中已有「亭」的建設，《梁書》昭明太子傳云：「性愛山水，于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⁴⁸《渚宮舊事》記載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建築也十分多元，包括閣、堂、亭、齋、樓等，亭有三：隱士亭、映月亭、臨風亭，皆依地勢變化而建。⁴⁹《大業雜記》記載隋煬帝大業十年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隨山勢高低造亭子十二所，亭子內皆縱廣二丈，四邊安劍闌，內設六尺榻子一合。⁵⁰

⁴⁷ 唐·歐陽詹：〈二公亭記〉，《全唐文》，卷597，頁11b-14a。另見氏著，楊遺旗校注：《歐陽詹文集》校注（武昌：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76-178。校注本多有異文，文末署「貞元九年（793）三月二十五日記」。

⁴⁸ 隋·姚察、謝靈，唐·魏徵、姚思廉合撰：《梁書·昭明太子》（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頁168。

⁴⁹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遺「齊代」，頁4a-4b。湘東苑建築包括通波閣、芙蓉堂、襖飲堂、隱士亭、正武堂、鄉射堂、連理堂、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陽雲樓、臨風亭、明月樓。

⁵⁰ 唐·杜寶：《大業雜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不分卷，頁17b。十二亭名：翠微、間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舍暉、凝碧、紫巖、澄景、尚陽。

昭明亭館、湘東苑三亭之形制不明，隋煬帝之十二亭則內部設榻，外安欄杆，強調停駐休憩與覽景的功能，同時顯示亭與高低錯落的地勢之間的配合。

唐代流行之亭「襲古增妙」，表示在形制和功能上有所沿承和轉變，歐陽詹並未具體描述形制，僅言「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推敲其意，唐人之亭似已逐漸降低高度，不如樓、觀之重層高大，或已無重樓。又已發展出四面無牆、適合眺覽的形式，但是如果需要較長時間的遊止，也可以靈活增加版築欄檻，而成一有區隔的室內空間。由於工事簡單而可多元變化，所以受到歡迎，並且往往選建於勝境，這是歐陽詹在第八世紀後期所觀察到的現象。

「亭」的樣態大抵由樓臺館舍共構的建築群逐漸走向單一的建築，而此單一的建築個體也逐漸打開門牆，打通內外，以便於眺覽勝景，從而與有牆與門窗合圍以區隔內外的其他建築逐漸有了區隔。但是到中唐時期仍在轉變中而未定型，從唐人詩文的描述中可以得到印證。如王季友〈宿東溪李十五山亭〉：「名花出地兩重階，絕頂平天一小齋」，⁵¹所居山亭如小齋。鮑溶〈宿水亭〉：「雕楹綵檻壓通波，魚鱗碧幕銜曲玉。夜深星月伴芙蓉，如在廣寒宮裏宿。」⁵²水亭有軒楹綵檻，可供夜宿。劉禹錫〈劉駙馬水亭避暑〉云其受主人之邀於其園林水亭「盡日逍遙避煩暑」，水亭外有「千竿竹翠數蓮紅」，內則「水閣虛涼玉簟空」，閣與亭通用，設有門窗簾帷。⁵³權德輿〈暮春陪諸公游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所記清風亭為「故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賢熊氏之業文，尚茲境之幽曠，合資以構之，創名以識之」，亭為地方長官所建，但地為龍沙秀才熊氏世居成長、修身學文的所在，官吏構亭以表仰慕尊重之情，有時於此舉行文會，由與會者「次詩于屋壁，各疏爵里，以為清風亭故事云」，⁵⁴

⁵¹ 《全唐詩》，卷 259，頁 2890。

⁵² 同前註，卷 486，頁 5530。

⁵³ 同前註，卷 359，頁 4055。

⁵⁴ 唐·權德輿：〈暮春陪諸公游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全唐文》，卷 490，頁 9b-10b。

則此亭形制仍有屋壁，而非有頂無牆之敞開性結構。獨孤及寫盧郎中在潯陽建竹亭，「因數仞之邱，伐竹為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費不過翦茅茨，以儉為飾，以靜為師。」⁵⁵ 鑿戶牖，翦茅茨，應也是有室內外區隔的建築，便於居處。李漬任滁州太守，於郡之東北十里發現古溪，略加整治，遂得開闊美景：「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齊山瀉色。趨向奇狀，不可窮竟。」後在其他官吏建議下設亭，「楹不葦葦，昭其儉也；薨不仡仡，示無僭也；內不重門，曠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⁵⁶ 亭兼具設宴功能，體量不會太小，仍設門楹，只是簡樸低調而已。

同時也常見強調開敞豁達的小亭，如白居易筆下的杭州郡亭，他在公務之暇，「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弦。」⁵⁷ 可以望山，可以觀潮，可以看雲，發揮極佳覽景效果。至於江州北亭則是住宅附設的建築，「茅亭居上頭，豁達門四闢」，坐臥其中，可以獲得豐富的感官體驗，「江風萬里來，吹我涼淅淅」，「曠望湖天夕」，「目送歸飛翮」。⁵⁸ 而履道宅園中的琴亭設於池邊，便於與友朋琴酒共樂時，一邊欣賞彷彿江南水鄉的景致。洪少卿建蘭溪新亭，「但山風颼颼，嶺雲峨峨，飛軒憑空，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異色。」此亭居高臨下，視野遼闊，具有多面向的觀景功能，也因有停駐點而可延長停留的時間。⁵⁹ 至於柳寬修築馬退山茅亭，「無樽櫨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似為有頂無牆、四面通達的觀景亭。⁶⁰ 此外，彭城劉嗣之所建四望亭：「棟幹梯陞，依墉以成」，「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旁闕城邑，四封五通，皆可洞然」，是一座依傍於城牆上，有梯可登的樓亭，

⁵⁵ 唐·獨孤及：〈盧郎中潯陽竹亭記〉，同前註，卷 389，頁 7b-8b。

⁵⁶ 唐·李漬：〈苻溪新亭記〉，同前註，卷 761，頁 19a-20a。

⁵⁷ 《全唐詩》，卷 431，頁 4759。

⁵⁸ 同前註，卷 430，頁 4741。

⁵⁹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全唐文》，卷 624，頁 15b-16b。

⁶⁰ 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6a-17a。

同樣強調四望洞然。⁶¹ 韋底於枝江縣所建南亭，「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四望空平。」⁶² 可能都是宜於四望的空亭。

是以就形制而言，唐代之「亭」上承六朝園亭，有由樓閣齋室分化出來，獨立為單體開放建築的現象，這種體量趨向輕小、形式相對簡易的建築趨勢，宜於遊觀美學的發展，在中唐以降，日益受到時人的歡迎，出現在公共或私人的園林建設中。

柯慶明先生曾指出：「臺」、「樓」、「閣」雖各有差異，卻具有相當的同質性與關連性，都是一種「高聳」甚或「層累」的建築。而「亭」則不然：

亭所強調的並不在其建築的式樣，反而是著重在其作為延伸行程的中間休憩的性質。……似乎「亭」的設立或建構，往往就是暗示著一種動態的行「遊」的意圖或先決情況，因此，「亭」的本身未必宏麗，卻往往與「行旅」的情景與「山水」的勝況，常相聯繫。⁶³

試圖聯結驛亭「行旅於是止宿」的功能以及「選之於勝境」以便觀覽的性質，可謂以簡馭繁。經由前文的討論可以為之稍作補充：唐代之「亭」一方面保留驛亭之意，以樓、館等建築組合提供長途行旅者止宿的功能，並在園林興造風氣中，以其逐漸獨立為單體開放建築的樣式，發展為居遊動態行程中一處停駐休憩的據點。它可能加入既有的樓館建築群中，有助於驛館等公共空間的園林化；更統合各地水石勝景的發現，而有許多新亭的設立，其中包括私人園亭與本文所論之官亭。這些新修之「亭」本身形制未必宏麗，卻往往與「行旅」的情景與「山水」的勝況相互聯繫。

認識唐代公共建設園亭化的趨勢，釐清「亭」在唐代的行政職能變化及其在發展中的形制，有助於理解唐人立亭的動機及可能投射的情感。今日留存之

⁶¹ 唐·李紳：〈四望亭記〉，同前註，卷 694，頁 8b-9b。

⁶² 唐·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同前註，卷 686，頁 5b-6a。

⁶³ 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頁 135。

亭記之所以獨多於樓、堂等建築記，正與前述的背景相契應，反映出「亭」的創設與書寫得到唐人特殊情感的偏愛。

三、何人立亭——修造行動與仕宦履歷能力

官亭之興造與私人園亭的經驗同步積累，文人園林日益精緻的審美訴求，也表現在官亭的相地擇址與環境疏通。不同之處在於官亭興造之舉在審美訴求外，每聯結造亭者的政治身分與經驗，而有更複雜的訴求與表意。可從數端略作分疏：

（一）成政而後立亭

許多官亭的設立者是謫遷遠邑的官吏，或因職務輪調，或者因事左遷，多處於政治受挫時期，但不論他撰或自撰亭記，皆不以抒寫抑鬱之懷為目的，而在呈現從容面對地方新政而能遊刃有餘的能力與心境。官員與地方的關係清楚明確，官員的從政心態、施政能力決定著他和百姓的關係，也將直接影響立亭的意義。如：

1.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期月而其政成。⁶⁴
2. 京兆韋庇為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群細人增構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為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⁶⁵
3. 會零陵政彫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辦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雞豚醢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⁶⁶

⁶⁴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全唐文》，卷 624，頁 15b-16b。

⁶⁵ 唐·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同前註，卷 686，頁 5b-6a。

⁶⁶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記〉，同前註，卷 581，頁 1a-2a。

4. 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⁶⁷

首例唐德宗貞元十四年（戊寅，798），洪少卿（生卒年不詳）由京師南謫為蘭溪縣令，蘭溪位於東陽郡之西鄙，東陽又位於會稽之西，當時屬偏遠小邑。但他並不消沉喪志，而是誠信待物，勞動集事，故人洽物阜，快速獲得政績。遂在閒暇之餘巡遊境內山水，而發現縣城外靈隱寺後山東峰之眺覽勝地，因而整地立亭。

第二例之韋庇（生卒年不詳，807年任秘書郎）謫遷至湖北宜昌枝江縣，到任一月即建南亭，皇甫湜（777-835）信任其人格與能力，直接指出貶謫來自政治上不合理的鬥爭構陷，並以帶誇飾的描述：「百為得宜，一月遂清」，強調韋庇治理枝江之政績，遂有建亭之舉。

第三例之薛存義原為湘源令，以吏能聞名，因當時零陵縣治十分紛擾，他遂被推舉來治零陵，果真快速得到政績。除治奸蠹，整頓稅務，百姓「遁逃復還，愁痛笑歌」，得到安養生息，成為旁邑之模範。同時，薛存義並不以政務繁冗而減少山水魚鳥之樂，因而能發現棄地，興建三亭。

第四例之裴行立於元和十二年（817）出任桂管觀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文中先強調裴氏在地方施政有成，並呼應朝廷的重大軍事勝利：平定淮夷，告於諸侯，裴氏以地方長官的身分舉行慶會，登臨訾家洲，而後有造亭之舉。其他官亭之興造者也多有類似的宦遊旅跡，以及先盡吏職而後出遊立亭的先後關係。

眾多案例大抵勾勒出唐代官吏遊宦各地的常態，並且很有默契地指出幾個共同的傾向：1. 縱使赴任的個別原因不同，一旦就任，便只能陳力就列，責無旁貸。2. 縱使與地方百姓彼此陌生，當地亦不免有奸盜之徒，但誠信可以化民，才幹可以服人，治績可以快速驗收。3. 天地無私，山川自在，縱使地方鄙遠，

⁶⁷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4b-16a。

也必然蘊蓄有山水清奇之處等待被發現，何況樂山樂水也是士人理想人格的體現。於是新赴遐方，常人不免陌生低悵之感，但這些官員們不以個人得失為念，快速投入政務並取得成效。然後在政成之後出遊山水，卻又不止於撫慰個人心情，進而整治周遭地區，化腐朽為神奇。或許「未期月而其政成」、「一月遂清」、「期月辨理」的描述不免誇大，以避開嬉遊荒廢政務的指責，卻也反映出唐人對出仕者理想性格的嚮往，也渴望看到理想人格在現實中的實踐。

（二）選址立亭別具鑒裁

在實用利生之外，唐人在山水經歷中往往別具新異的眼光，發現個人獨見之美，柳宗元的相關行動與書寫最早受到注目，如日本學者清水茂先生深刻闡述柳氏山水記著意發現被隱蔽了的美而認識其價值。⁶⁸此一特質其實不只蘊藏在其山水記中，也見諸柳氏的多篇亭記，甚至可說是唐人園亭書寫普遍涉及的筆法。只是在官亭記中，每轉出一份較積極的作為，通過簡單有效的規劃與實踐能力，造就出一片勝地，為自己也为轄區百姓提供休閒審美的去處。景觀的鋪陳是記文中的重點，描述觀賞者的審美經驗，即是在彰明立亭者的眼光與能力。人地的遇合又各有其特殊性，試舉數種擇取角度如下。

其一，發現自然山水中隱伏未顯之美，此為普遍基調，試讀：

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蟲，互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⁶⁹

馬退山之獨立於莽蒼之中，綿亙數十百里，山勢宏偉，蟠踞於邕州大地之上，實天地鍾秀之所，可惜因地處荒陬，華夷雜居，是以長期飽受冷落，既不獲掌

⁶⁸（日）清水茂撰，華岳節譯：〈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收錄於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79年），頁1049-1072。

⁶⁹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全唐文》，卷580，頁16a-17a。

握政治權勢者之顧盼，也未蒙喜愛山水之士之青眼，巖徑蕭條，知者鮮少，這樣的描述與柳宗元在永州遊記中的感慨相呼應，山水之美亦有遭哉，等待知音的發掘，而柳竟即扮演了知音的角色，前來設亭，揭開遮蔽馬退山美景的面紗。

另如永州刺史崔能雖逢仕途上的挫折，卻能積極用心政務，獲得百姓愛戴。他的發現城北石景，也充分展現了獨到的判斷力：

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蔽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基，怒若虎鬬，企若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剪焚榛蕨，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鬥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⁷⁰

崔能展現了多重能力，「度其下必有殊勝」是敏銳的判斷力；伐竹披奧、抉穴搜根、剝闢朽壤、剪焚榛蕨、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是果斷的規劃力和實踐力；寥廓泓渟以下，則是開發後的景觀，證實了他的判斷、規劃、實踐的效度。於是立遊亭於斯，將自然山野轉換為遊觀之所，同時也將原本起自於個人審美能力的私密發現，經由公共行政資源開發，向州民開放、召喚來遊，開啟了官民另一層面的交流。這份人與地方的知音關係，幾乎見於各篇亭記，此不一一贅舉。

其二，在前述基調上強調籠罩一地的宏觀視野。茲以洪少卿立亭蘭溪為例：

後三年夏六月，予過其邑。洪君導予以邑之勝賞，於是有東峰亭之遊。……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閶闔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颭颭，嶺雲峨峨，飛軒憑空，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

⁷⁰ 唐·柳宗元：〈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8a-19a。

明異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⁷¹

蘭溪縣令洪少卿立亭之地，在於靈隱寺後方之山巔高處，靈隱寺作為公共往來之地，其所在之東峰不同於馬退山之僻遠，但山巔之勝景還是不為人知，等待洪氏的發掘。亭記作者馮宿（767-836）即為東陽人，對於蘭溪附近地理山川並不陌生，但他第一次登上東峰新亭，所見「高深互呈，心目相競」的景象，竟讓他有「飄若象外，意其幻成」的錯覺，以彰顯新亭的選址修建，確實有過人之處。文中並通過「指遙青而點黛／遠白而曳練者問之」與「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墅／某洲某渚某湫某塘」的問答，既見亭址之能登高望遠，同時呈現洪少卿作為縣令的用心和視野。山巖林墅、洲渚湫塘，他指點江山，成景在胸，彷彿也隱喻了縣令對轄地全面責任的了解與承擔。可以說新亭的主要意義不在於為當地增加一處小景點，而是為蘭溪縣官民打開一個全面宏觀的新視角。

其三，從平凡日常處發現不平凡。茲以訾家洲亭為例，乍看之下，它在城市之內，車馬往來頻繁，與馬退山之僻處荒陬者似相對反，但不同的只是物理性空間的遠近距離、往來車馬頻率之多寡炎涼，在立亭之前，訾家洲仍是寂寞，朝過夕視之人莫或異顧：

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闌闌，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⁷²

「昔之遺勝概者」數語說明山水之美不受人知，往往在於僻處深山窮谷，人跡罕至，但也有隱藏於城市通衢之間，等待有鑒識者在已知空間中重新建立關

⁷¹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同前註，卷 624，頁 15b-16b。

⁷² 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4b-16a。

係。在整治之前，訾家洲就在府署之側、灘水之中，人群往來經過之地，以一片洲渚的自然面貌自存。裴行立發現它在邇近平易中卻內具奇秀之美等待開顯，於是經過伐惡木、剷奧草等開闢工程，訾家洲開闊的空間裏，雲嵐含輝，山水交映，景觀一新，加上增建燕亭崇軒、飛閣閒館、月檻風榭等建築，召喚人群前來，重新發現昔日未見的訾家洲，它遂成為一處可以晝夜遊息的勝地，一座極具規模的公共園林。柳宗元極口贊譽裴氏從平凡中發現內蘊之美質，並加以開發的能力，與柳寬之立亭馬退山並觀，雖有地理條件、建設規模等差異，但都具有遼絕特殊的鑒裁能力，故能獨有所見，發顯造物之秘。

其四，考索前人遺蹟所在，進行歷史記憶的建構。在廣宇長宙中，人生一世如浮漚起落，人與空間的遇合也難以留下恆久的印記，詩文、傳說乃至斷瓦折戟，都成為一小段指向記憶的斷片，幫助人們試圖去連接過去與現在。⁷³ 斷片連結的記憶可以是個人的、家族的，也可以是群體的歷史記憶，唐人官亭有時也追尋著歷史記憶，期待藉由人為的努力再現記憶中的榮光。

茲以南朝梁時吳興太守柳惔故事為例，柳惔多才藝，與吳均、沈約交遊賦詩，同定新律。曾兩次出任吳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唐人亭記中有三則就其遺跡進行重修，一在顏真卿任刺史時，當時烏程縣令李清因記憶柳惔在郡西起西亭，不忍「間歲頗為州僚據而有之，日月滋湮，室宇將壞，而文人嘉客不得極情於茲，憤憤悱悱者久矣」，⁷⁴ 請而修之，顏真卿為撰〈梁吳興太守柳惔西亭記〉。其後二十餘年，李姓官吏重修白蘋亭於城東南霅溪之白蘋洲，李直方為作〈白蘋亭記〉，依文中描述，包括大亭一、小亭二，已具有繁複的景觀，以供士大夫、使臣、賓客之宴遊。⁷⁵ 其後再四十年，文宗時湖州刺史楊

⁷³ 參見（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斷片〉，《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79-96。

⁷⁴ 唐·顏真卿：〈梁吳興太守柳惔西亭記〉，《全唐文》，卷338，頁17a-18b。顏真卿出為湖州刺史在大曆八年（773）。

⁷⁵ 唐·李直方：〈白蘋亭記〉，同前註，卷618，頁13b-15b。文末署於己卯歲，為德宗貞元十五年（799）。

漢公則建五亭於斯。當時之白蘋洲，「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只是一片水潦交橫、荒涼破敗的洲渚，楊漢公之發現及建設可謂獨具慧眼。不過若拉長歷史時間的維度，則白蘋洲之被發現、被記憶，可以上推至柳惲，再及於顏真卿與李清、李直方等人，白居易為撰〈白蘋洲五亭記〉即由此著眼：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州采白蘋」，因以為名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年，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歷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萋蕪隙地。……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事畢矣。⁷⁶

楊漢公的建亭工作是在荒廢的古蹟上進行，雖然不是首發之人，但訪尋與重建的過程，在人心與物境的逢遇間增加了一重歷史的厚度。「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成就每一回的「境心相遇」。而在歷史長廊中，尋見那「境心相遇」的光照時刻，或許在回眸與瞻望間，古今人將因「境」的聯繫而「心」亦相遇，建立起時間縱向的關係，這應是選址故蹟者普遍懷抱的慕古情懷。白居易以「境心相遇，固有時耶」，「三賢始終，能事畢矣」，指出此殊異處。

（三）立亭活動展現政治品格

前文已指出唐人立亭之舉，往往要解說在政成之後，以免先務嬉遊之譏，並不表示遊觀立亭純屬私人活動。在多數案例中，此類活動可能肇始於私人或同僚的休閒宴遊，卻往往因其官員身分與決策權力，轉為開發公園的公共事務。行動過程不免帶有爭議性，因而亭記書寫也要特別記載官員在時間與經費

⁷⁶ 唐·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同前註，卷 676，頁 26a-27a。文末署於文宗開成四年（839）。

運用等方面的耿介性格，將立亭納入官員的政治事務之中，作為觀察其政治品格與能力的事例。其觀察角度大抵包括幾方面：

其一，經費運用具有節度。主其事者有時捐出自己薪俸，作為經營基金，如洪少卿於蘭溪立東峰亭，捐出俸錢二萬；韋庇為枝江縣立南亭，「實為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眾。」⁷⁷既有捨己為公之表率作用，兼以示廉潔操守。而無論公私之費，往往強調亭的簡樸，以昭示主事者的儉德。如柳寬建馬退山茅亭，「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⁷⁸是一簡單的空亭建築。晉陵令李充作茅亭於正寢之北，「功甚易，制甚朴」，可容函丈之席，賓客數人而已，從中可見「約身臨人，顯固簡一之道」。⁷⁹沔州刺史賈載在訟堂之西增建新亭，「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斫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⁸⁰雖有高樓以眺遠，仍強調其簡與儉，並比附仁智。

其二，工程施作善盡地利。選址後的首要工作在於地理環境的整理，如薛存義整治零陵縣東山麓，「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於是山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植栽一旦獲得良好生長環境，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須多耗物力人工，自成美景。至於人工建築，則「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⁸¹另如尚書水曹外郎竇常出任武陵太守，次年重修郡北短亭，劉禹錫言其施工原則：「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汙池以通淪漣」，⁸²同樣是就地取材，善用地利，順隨地理條件，因勢利導，以減輕財力物力的浪費。

⁷⁷ 唐·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同前註，卷 686，頁 5b-6a。

⁷⁸ 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6a-17a。

⁷⁹ 唐·梁肅：〈李晉陵茅亭記〉，同前註，卷 519，頁 6b-7b。

⁸⁰ 唐·賈至：〈沔州秋興亭記〉，同前註，卷 368，頁 7a-8a。

⁸¹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記〉，同前註，卷 581，頁 1a-2a。

⁸² 唐·劉禹錫：〈武陵北亭記〉，同前註，卷 606，頁 19a-20b。另見氏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14-115。

其三，善用民力以得民心。工程施作需要人力支援，不宜強制徵調，而應利用農事餘暇，號召百姓樂助其事。洪少卿「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何易也」，即結合物力、人力而言。⁸³ 另如泉州二公亭為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前相國天水姜公而設，歐陽詹極言百姓對二公之愛戴，樂於響應，共襄其事。「於是家有餘糧，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塤之傭息，再晨而成。」⁸⁴ 完全出於百姓群體自動自發提供物資、人力支援，遂得以極短之工時完成建設。至於撫州南城縣新修驛站客館新亭，因長期荒廢，重作修葺，工程比較浩大，於是縣令採取具有創意的策略，順利完成亭館的建設：「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利用，用乃有節；入鞭撲之贖以庀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制以禮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於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⁸⁵ 物資重複利用，工役代替刑罰，可謂具教育理念的開明作法。

其四，綜合品德政績以見材美。立亭雖只是行政作為之一，但可與其他仕宦履歷前後相銜，作更進一步的認識或評價。如李充大曆中由祕書郎出為晉陵令，曾作茅亭於正寢之北偏。其後安貧養性，寓於舊邑，相隔十二年後，重被起用攝令，梁肅觀察其人「必躬、必親、必誠、必信，慎思不懈，而眾務咸敘。未有及者，必訪問咨度，擇善而從之，則其治足徵也。」⁸⁶ 將今日進德之美結合昔年立亭之舉，肯定李氏修政崇儉的從政表現。洪少卿於蘭溪立東峰亭，馮宿從捐出俸錢，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佳境勝概一時發朗幾方面談論其品格與能力。最後再舉其曾有之仕宦經歷、同事評價，以「精金百煉，良驥千里」為之定評。可謂多元能力的相互為用，一體證成。⁸⁷

⁸³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全唐文》，卷 624，頁 15b-16b。

⁸⁴ 唐·歐陽詹：〈二公亭記〉，同前註，卷 597，頁 11b-14a。

⁸⁵ 唐·獨孤及：〈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同前註，卷 389，頁 4b-6a。

⁸⁶ 唐·梁肅：〈李晉陵茅亭記〉，同前註，卷 519，頁 6b-7b。

⁸⁷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同前註，卷 624，頁 15b-16b。

湖州白蘋洲自梁時柳惲詩句得名，開成三年，弘農楊漢公為刺史，疏濬渠池，重構園亭，既喚起湖州的歷史記憶，白居易也追溯其仕宦履歷，指出斯人斯地兼有高情、善政與勝概：「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三者旋相為用，豈偶然哉？」⁸⁸ 楊漢公革弊興利，改善了湖州的政治、經濟情形，財政寬裕了，可以從事公共建設，政務清簡了，官民得以暇豫悠遊，成就兼具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政教成效。

立亭者的仕宦經驗、品格與能力與官亭的選址、興造緊密聯結，美景勝概、良吏善政、人文化成可以聚焦於一亭，體現「與民同樂」的理想。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令君騁望，逍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民日致，忻游成群，使纓歎戀，停車止征。實為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眾。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⁸⁹ 雙寫令君騁望與民眾忻游，點出聯繫他們的不只是目觀之美景，更有仁術的效用。柳宗元〈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鬥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⁹⁰ 勝景既闢，遊亭既立，善政既成，邑人遂來共享。歐陽詹〈二公亭記〉云：「二公既迴，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詞。」⁹¹ 則是邑人追隨二公發現勝景而主動造亭。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云：「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昆閬，復何如哉？」⁹² 官吏、賓友、遊人交錯共樂，後來為歐陽修〈醉翁亭記〉所繼承，而有進一步的新拓。這些亭記的評述提供

⁸⁸ 唐·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同前註，卷 676，頁 26a-27a。

⁸⁹ 唐·皇甫湜：〈枝江縣南亭記〉，同前註，卷 686，頁 5b-6a。

⁹⁰ 唐·柳宗元：〈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同前註，卷 580，頁 18a-19a。

⁹¹ 唐·歐陽詹：〈二公亭記〉，同前註，卷 597，頁 11b-14a。

⁹² 唐·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同前註，卷 676，頁 26a-27a。

預設讀者豐富的訊息，在山水風景審美之外，那些發掘風景的行動、主其事者的人生閱歷或生命質感，也成為可以慢慢遊觀品味的對象。

四、誰來書寫：書寫者與立亭者的相關位置

劉勰《文心雕龍》立有〈書記〉篇，第一部分言「書牘」，第二部分言記箋，最後附論二十四種雜文。並總論：「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筭雜名，古今多品。……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⁹³所言「記」偏指「公府奏記」，與政事實務有關之書寫。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

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⁹⁴

隱然指出唐宋以來韓、柳、歐、蘇諸人筆下之「記」為後起的文體。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亦云：「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⁹⁵柯慶明先生據以區分為「遊覽記」、「山水記」、「修造記」與「器物記」。⁹⁶本文所論亭記基本上屬於公共景觀建設「修造記」，也是與政治實務有關的書寫，上承記之傳統，在記日月、記工費、記主事者的

⁹³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456-457。

⁹⁴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41-42。

⁹⁵ 清·曾國藩著，謝葦豐標點：《足本曾文正公全集》（上海：東方書局，1935年），冊2，〈序例〉，頁2。

⁹⁶ 柯慶明：〈遊覽「記」與山水「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修造「記」與器物「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381-401、403-420。

質實筆法中，⁹⁷ 同時蘊含著指向人物品質的抽象表意，它的得以完成與寫作者的介入有關。

唐人亭記的書寫者絕大多數並非立亭之人，亭之興立與書寫並非成於一人，往往也不成於一時。自我立亭並撰記者，較多引導向自己內在的人生體驗、學習與反省，淡化了公共性的表述。⁹⁸ 多數由他人撰記者，則是亭之先立，而後有記，時間或者相去不遠，或者相隔三年、十年等歲月，而後逢遇可以代為發言闡述的知音。它們可以歸納出一個主要發展程式，由二組行動先後承續展開，但彼此又遙相呼應，形成一種複調結構。⁹⁹ 嘗試圖示如下：

A、立亭官員（行動者）：

荒陬小邑遊宦 ↔
↓
政平事理 ↔
↓
發現隱蔽之美 ↔
↓
建亭打開視野 ↔
↓
與人同樂 ↔

B、書寫文人（評論者）：

撰文刻石取得在場詮釋權
↑
印證政治能力
↑
肯定建亭審美能力
↑
遊觀勝景
↑
偶然登亭

⁹⁷ 明·吳訥《文章辨體》曾指出：「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頁 42。

⁹⁸ 如柳宗元〈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劉禹錫〈洗心亭記〉，劉禹錫另有〈吏隱亭述〉，皆為立亭者自書，偏重自我審美經驗與感懷抒發，但也因此淡化了公共性的面向。

⁹⁹ 個別個案在部分環結有所省略或轉換，如韓愈寫王弘中之燕喜亭，以長期的了解取代連州的政績，見下文；陳寬自撰〈穎亭記〉，則安排與工匠的對話，以自我惕厲代替他人的肯定，《全唐文》，卷 793，頁 20a-21a。其餘大多案例均可納入此一複調結構加以理解。

分開來看，A 與 B 的二組行為各自獨立，分別以↓與↑代表官員與寫作者所主導的行為發展方向。多數寫作者並非官員本身，建亭與書寫也往往有一段時間的間距，使得兩組行為保有各自的主體性，得以加強 B 對 A 的詮說和評價的可信度。

A 之官員本其性情與能力，在偏鄉的職務上克盡厥責，行有餘力，而有造亭賞景之舉，與人同樂。B 之書寫者往往因緣際會偶臨其地，由親歷勝景，逆推其審美與行政能力，從而與對方取得知音相契的關係，成為默許的代言人，以文字書寫和立碑刻石代為宣告從政與立亭的意義，發揮徵實與傳之久遠的訴求。

二組行動又非完全分立，建立起←→橫向關係，由 A 到 B，具有行為事件發生的先後因果關係，由 B 到 A，則是知音的詮釋與情感回報，表現為語言文字的撰述行動。通過語言文字，可以進行時間的追溯與預想，聯結其行政撫民的經歷，選址制亭的過程，進而發展出詮釋議論，將自然山水與地方風土、人文歷史相互縮結。於是，亭之所在，整體的建築花鳥、山川雲物，不再只是停留在視覺感官體驗的美麗景象，同時也涵括了形塑它的過程中的人物付出的心力、勞力，以及精神意志受到牽引而起的悲歡憂喜。

於是官亭的書寫展現了兩重的知音關係，一是立亭官員對於當地山水的知賞與開發，二是書寫文人對於立亭官員的信賴與瞭解，亭作為聯結這二重知音關係的樞紐。書寫文人對於當地山水的瞭解乃是通過官員的現場引導或圖文解說，歷遊者如洪少卿任蘭溪縣令，政成立亭，後三年夏六月，馮宿過其邑，「洪君導予以邑之勝賞，於是有東峰亭之遊」；¹⁰⁰ 臥遊者如楊漢公任湖州刺史，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完成白蘋州的公園建設，白居易時在洛陽，「楊君緘書賁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翫縷梗概，十不得其二三」。¹⁰¹ 書寫者往往將主導權歸予立亭人，自己扮演闡發意義的解說者。

¹⁰⁰ 唐·馮宿：〈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同前註，卷 624，頁 15b-16b。

¹⁰¹ 唐·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記〉，同前註，卷 676，頁 26a-27a。

但有一篇亭記較為特出，書寫者成為空間意義的主導人，韓愈（768-824）〈燕喜亭記〉記王仲舒（字弘中，762-823）由吏部員外郎貶為連州司戶參軍，偶然發現荒丘中蘊藏美景，流連忘返，因而立屋以供居留，韓愈總名之曰「燕喜亭」，為撰亭記：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¹⁰²

連州位於廣東西北部，為南方僻遠之地，貞元十九年，王仲舒與韓愈二人先後貶謫，來抵連州，這種同質關係加強了韓愈的發言權，他以儒家人格象徵為主要取義，為立亭所在的景象一一命名：「埃德之丘」、「謙受之谷」、「寒居之洞」、「君子之池」、「天澤之泉」等等，用以彰顯王弘中政治受挫中的人格修養，既以山水景象象徵王氏人物高品，又以山水未遇之前的隱伏未發，來象徵王氏今日之暫時受困以俟時。¹⁰³ 記文中言立亭之地在「其居之後，邱荒之間」，可視為其官舍的延伸，文中並云：「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可知該地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加上韓愈將空間政治人格化的宣告，更有意加強燕喜亭的公共性。

書寫者的詮釋路線，往往也藉由刻石立碑，長期在場提供後來遊覽者閱讀

¹⁰² 唐·韓愈：〈燕喜亭記〉，同前註，卷 557，頁 2a-3a。亦見於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632-1633。此文作於貞元二十年（804）。

¹⁰³ 韓愈極少亭記寫作，但偶一涉筆即展現特殊筆法，將〈燕喜亭記〉收編進他的書寫系統，此意請參見曹淑娟：〈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淡江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8 年 6 月），頁 1-42。

山川時的指引參考。石材、文字內容與碑刻工藝結合成為景象元素，本身作為觀賞審美對象，成為園亭景象之一。後之來者登亭眺覽，披文遙想，依循亭記文字的指引，不只是進行空間景物的觀看，同時也由地方聯結人物，由造立官亭者聯結書寫者，共同彙集成此地人文歷史的記憶追尋，去參與、完成地方文化意象的塑造。

五、結語

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末段以議論作結：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閭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¹⁰⁴

此段文字點出了諸多官亭記書寫者的普遍心事，反映出唐代中後期文人——尤其是南謫文人——心目中人與山水遇合的關係。自然山川有著豐富的內容與組合形態，固然蘊藏無限美的可能，但山川不言，不能自見其美，有待人的發現與開顯。如何發現與開顯山川之美？一是藉由各種積極性的整治活動，將自己與眾人引至山水美景之前，或者說將山水景觀引至眾人之前。二是藉由言說與文字書寫等將前述活動的過程與意義傳述出去，官亭記大量出現即是二重活動的結合。

所以即如元結所撰亭記多短小節制，也都保留篇幅描狀所發現的轄地美景，如馬向兼理武昌，於暇時立亭於山上，下臨江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元結以其殊異，為之命名「殊亭」。¹⁰⁵瞿令問出任江華縣令，發現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遂開通洞穴棧道，構茅亭於石上，下臨長江，上齊絕巔，獲得「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的

¹⁰⁴ 唐·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全唐文》，卷580，頁16a-17a。

¹⁰⁵ 唐·元結：〈殊亭記〉，同前註，卷382，頁3a-3b。另見氏著，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卷8，頁123。

勝景。元結從「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的遊處效果著眼，名之曰寒亭。¹⁰⁶至於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筆下也就往往更著力鋪陳立亭前後的景象之異了：

韓愈〈燕喜亭記〉：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闕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¹⁰⁷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拗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嘉峰，瓏玲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¹⁰⁸

劉禹錫〈武陵北亭記〉：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汙池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箕張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澄湖浸乎前垠。¹⁰⁹

斬茅發石，輦糞壤，燔榴翳，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去凡木，汰汙池……都有一種不甘於現狀的意氣，發動力量，從而改變了環境，草木山川之美得以顯現。這種發現被隱蔽之美的努力特別在韓、柳、劉、白等文士筆下顯露，這也是元和逐臣在悲傷憂怨之外同時渴望具有勁健的生命意志的表現吧。¹¹⁰立亭者與書寫者多有遊宦遷徙的經驗，他們在獲得初步政績之後，努

¹⁰⁶ 唐·元結：〈寒亭記〉，《全唐文》，卷382，頁3b-4a。另見《新校元次山集》，卷9，頁137。

¹⁰⁷ 唐·韓愈：〈燕喜亭記〉，《全唐文》，卷557，頁2a-3a。

¹⁰⁸ 唐·柳宗元：〈零陵三亭記〉，同前註，卷581，頁1a-2a。

¹⁰⁹ 唐·劉禹錫：〈武陵北亭記〉，同前註，卷606，頁19a-20b。

¹¹⁰ 尚永亮談中唐元和逐臣的文學風格和藝術特徵時，指出「元和貶謫文學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力與阻力相碰撞、相抗衡並最終克服阻力的過程」，有著不同程度的悲壯勁健。參見氏著：《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27。

力於發現被隱蔽的美，除去雜穢壅蔽，立亭以為遊息之所，並倩人作記，引導未來的讀者通過閱讀文本或者加上現場閱讀風景，認識一段人與空間的逢遇故事。它所開顯的山水之美也就不會是山水的自然本貌，而是人為化了的山水，或簡易或繁複的整治工事，首度馴化了陌生的土地，然後再以文字書寫，將原屬異域他鄉的空間，收編進入自己熟悉的文化語碼系統，成為類近原鄉文化的地方，可以悠遊自安，也可以與賓友民眾同樂，作為推行教化、實踐理想之地。

唐人的立亭行動與書寫遙承著王羲之修禊蘭亭而來，但又有所差異。蘭亭是一已被開發的公共空間，¹¹¹ 羲之召喚親友，前來相會於一時，從仰觀俯察，游目騁懷中，極視聽之娛，感死生之故，進行多層次的遊觀行動，並以文字梳理其間感思層次，而有〈蘭亭詩〉與〈蘭亭集序〉等作。「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¹¹² 寫出由觀遊中展開心靈的靈視，深深領悟造化無私、大化流轉的生意。他跳出蘭亭的開發歷史和自己的仕宦經驗，超越個人際遇窮通，向讀者展示玄化山水的閱讀心得。

唐人官亭建設則奠基於儒官與民同樂的理想情懷，承接古人設亭館於道路以安置行旅的傳統，屬於現實人世的安頓問題。謫遷官員自己的遷徙經驗有助於體察流離道路的辛苦，懷抱未伸的鬱困轉化為發現被隱蔽之美的熱切情懷與行動。而殊方異土的個殊性，擴展文士的豐富閱歷，也要求文士審時度勢，在承擔的責任上作出適當的規劃與回應。唐人亭記多為官亭而作，其記錄角度由山水本質的叩問拉回人間的關懷，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天高地厚，山長水遠，風雲月露，去來其間，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目既往還，心亦吐納，人事的起落悲喜、建設的繁簡小大，自然也不會成為範限文思的邊界。如果說羲之蘭亭詩文正好展示

¹¹¹ 劉天華稱蘭亭風景是「我國古代邑郊公共游樂園林」的最早記載。見氏著：《凝固的旋律：中西建築藝術比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76。

¹¹² 晉·王羲之：〈蘭亭〉，收錄於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全晉詩》，卷5，頁12a，總頁571。

了魏晉文人的玄思風流氣度，本文所論官亭記則是展示了唐人關懷入世肯定事功的務實心態。此後，由五代入宋，宋人文化反省內斂的性格，則又轉出〈岳陽樓記〉、〈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樓亭記的新貌，它們不同於唐人的書寫模式，重新塑造了新的典範。

（責任校對：邱琬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隋·姚察、謝靈，唐·魏徵、姚思廉合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唐·高適著，劉開揚箋注：《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唐·元結著，楊家駱編：《新校元次山集》，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唐·歐陽詹著，楊遺旗校注：《歐陽詹文集》校注》，武昌：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2年。

唐·權德輿著，郭廣偉校點：《權德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唐·劉禹錫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唐·杜佑：《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唐·杜寶：《大業雜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
-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 明·吳訥：《文章辨體》，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 清·彭定求等編：《欽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 清·董誥等編：《欽定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
- 清·曾國藩著，謝葦豐標點：《足本曾文正公全集》，上海：東方書局，1935年。
- 清·李振庸、韓玟、鄧廷楨：《（道光）安徽通志》，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清道光年間刊本。
- 清·何治基等撰：《（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 * 王 鐸：《中國古代苑園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汪菊淵：《中國古代園林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2年。
- 李 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 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 * 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 侯迺慧：〈物境、藝境、道境——白居易履道園水景的多重造境美學〉，《清華學報》新41卷第3期（2011年9月）。DOI:10.6503/THJCS.2011.41(3).02
- * 柯慶明：〈從「亭」、「臺」、「樓」、「閣」說起——論一種另類的遊觀美學與生命省察〉，《臺大中文學報》第11期（1999年5月）。
- 柯慶明：《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 徐靜莊：〈唐代亭記文學的正統與新變〉，《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18期（2015年7月）。
-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
- 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第94期（2009年2月）。
-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DOI:10.6281/NTUCL.2011.35.03
- 曹淑娟：〈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臺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15年3月）。DOI:10.6281/NTUCL.2015.03.48.02
- 曹淑娟：〈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淡江中文學報》第38期（2018年6月）。DOI:10.6187/tkujcl.201806_(38).0001
- 許銘全：〈「變」「正」之間——試論韓愈到歐陽修亭臺樓閣記之體式規律與美感歸趨〉，《中國文學研究》第19期（2004年12月）。
- 黃麗月：〈從篇章結構看北宋亭臺樓閣諸記「以賦為文」的現象〉，《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11期（2005年12月）。DOI:10.6973/CJ.200512.0231
- 黃麗月：〈「內有自得，外有所適」——以北宋亭臺樓閣諸記為例〉，《花蓮教育大學學報》綜合類第21期（2005年12月）。DOI:10.7073/

JNHUEB.200512.0037

蓋琦紓：〈蘇門文人私人建物之美學意涵〉，《漢學研究》總第 48 期（2006 年 6 月）。DOI:10.6770/CS.200606.0209

劉天華：《凝固的旋律：中西建築藝術比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蕭 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年。

戴衛紅：〈魏晉南北朝時期亭制的變化〉，《社會科學戰線》2016 年第 2 期。

*（日）清水茂撰，華岳節譯：〈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收錄於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學生書局，1979 年。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公司，2003 年。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美）楊曉山著，文韜譯：《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網址：<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6 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Dong, G. and Dai, C.-H. (Eds.). (2002). *Qinding quan Tang wen* [The collected literatures of Ta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Hou, N.-H. (1997). *Tang-Song shiqi de gongyuan wenhua* [The culture of park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aipei: Dong Da Publishing.
- Ke, Q.-M. (1999). Cong “ting,” “tai,” “lou,” and “ge” shuo qi: lun yi zhong ling lei de youguan meixue yu shengming shengcha [Research of “pavilion,” “Terrace,” and “multi-storeyed pavilion”: The aesthetics of sightseeing and introspection of literati].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T.U.*, 11, 127-184.
- Li, F. and Hu, M. (Eds.). (1966). *Wen yuan ying hua* [The cream of literary world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Tang dynasty).
- Peng, D.-Q. and Tsao, Y. (Eds.). (1999). *Qinding quan Tang shi* [The complet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Shang, Y.-L. (2007). *Tang Wudai zhuchen yu bianzhe wenxue yanjiu* [The research of exile and relegatio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 Shimizu, S. (1979). Liu Zongyuan de shenghuo tiyan ji qi shanshui ji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proses about the traveling landscape of Liu Zongyuan]. In L.-T. Luo (Ed.), *Antholog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II)* (pp.1049-1072) (Y.-J. Hua Trans.). Taipei: Student Book Publishing.
- Owen, S. (2006). Zhongguo “zhong shi ji” de zhongjie: zhong Tang wenxue wenhua lun ji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Y.-C. Chen Trans.). Beijing: S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Wang, D. (2002). *Zhongguo gudai yuanyuan yu wenhua* [Chinese ancient gardens and its culture]. Wuhan: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 Xu, J.-Z. (2015). Tangdai tingji wenxue de zhengtong yu xinbia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essays on pavilion of the Tang dynast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8, 45-71.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六十七期抽印本)

唐代官亭的建制及其書寫

曹淑娟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出版